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1860 年，英、法两国派出远征军进攻中国，直逼北京城。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英、法联军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劫掠了无数金银珠宝，珍贵文物。畏敌如虎的清廷，竟屈服于联军的压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清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两国为报复上一年的大沽惨败,派遣远征军开到中国,首先占领了定海、烟台和大连湾,又于北塘登陆,攻陷塘沽、大沽,进占天津。咸丰帝心中恐慌,急欲和谈罢兵,派遣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乞和。8 月 31 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随即向他提出了停战条件,主要包括:赔偿军费;英、法使节各带兵 1000 人进京换约;立即开放天津口岸。桂良经不住威逼恫吓,表示全盘接受。咸丰帝得到奏报,对英、法提出的苛刻条件极为愤慨,故改变态度下谕曰:“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并表示要“再与该夷决战”。英、法遂又遣军向通州进发。咸丰帝得悉英、法欲进兵,“决战”决心忽又动摇,急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

钦差大臣前往谈判。其时英法联军正需争取时间补给军需,便同意谈判。但英、法并无诚意,当清方正准备接受英、法全部条件屈辱求和时,英、法突又提出换约时须面见皇帝,且不行跪拜之礼。这是清廷绝对无法接受的,以致谈判于 17 日彻底破裂。清方随即扣留了巴夏礼一行 39 人。

9 月 18 日,联军自河西务出动向张家湾前进,僧格林沁知谈判既已破裂,决战绝不可免,便整军以待。当时,僧格林沁所部共有 1.7 万人左右,其前沿在张家湾一线,以步兵居中,两翼部署骑兵向东南和西南伸展,僧格林沁的行营则设在位于张家湾与通州之间的郭家坟;通州由署直隶提督成保统带绿营兵 4000 防守,在僧格林沁后方,有礼部尚书瑞麟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率军 1 万余驻扎于京通之间的八里桥一带;再后,朝阳门外定福庄还驻扎有胜保部 5000 余人。9 月 18 日中午,英法联军进抵张家湾,向清军发起进攻。清军起而抗击,战场上枪炮声大作,硝烟弥漫。酣战中,清军突派骑兵出击,企图抄袭敌军。装备着最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的联军炮队立即猛烈炮击清军骑兵,又发射了大量火箭,打得清军骑兵大乱,“回头奔驰,冲动步队”,自相践踏,遂至溃不成军,大败返奔。英法联军乘胜追击,先克张家湾,再占郭家坟,一举攻陷通州。僧格林沁等与通州绿营兵败退至八里桥,方才收拾残兵,重新布防。

张家湾兵败,僧格林沁、瑞麟等部及通州绿营退

至北京城东 20 余里的八里桥一线布防，原驻守朝阳门外定福庄的胜保所部也移军至八里桥，准备继续抵抗英、法侵略军。这三部分清军总兵力超过 3 万人，其中骑兵约有 1 万人。9 月 21 日凌晨 4 时，联军在法军总司令孟托班指挥下，以法军第一旅为东路，英军为西路，法军第二旅为南路，向八里桥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商定，以胜保所部据守八里桥，抗击南路法军；以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英军；以瑞麟部迎击东路法军；先以骑兵出击，步兵则隐蔽于灌木丛及战壕中待机杀敌。部署既定，清军马队立即冒着敌人的炮火，纵马呼啸向前，向联军两翼发起了冲锋反击。冲锋队列中，不断有战马因中弹而高高跃起，然后倒下，不断有牺牲和负伤的士兵满身鲜血滚落马鞍。冲到距敌人 40 多米的地方，中国骑兵停下射箭，然后再冲锋。联军的火力极其密集，在两军相距二三十米的距离上，发射排枪和火炮霰弹，致使清军骑兵成批倒地，伤亡惨重。激战一时许，虽然毙伤敌军 1000 余名，但清军骑兵也队形渐乱，终于不支而败退。法军第二旅随即向八里桥进攻，法军大炮炸得八里桥上乱石横飞。胜保部列阵坚守，遭受重大伤亡。时僧格林沁指挥所部骑兵往来穿插，企图将英军与法军第二旅分割开来，再与胜保部协力击溃法军第二旅，但这一企图没有实现。迎击东路联军的瑞麟部最先溃败。胜保负伤落马，所部亦溃。僧格林沁部与英军激战至上午 9 时许，僧格林沁见英

军分兵迂回其侧后，便弃军自乘骡车逃跑，属下部队随即纷纷败退，撤至朝阳门外。

9月21日，清军精锐悉出，于八里桥与英法联军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但再次战败。清朝统治集团乱作一团，22日，咸丰帝慌忙任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以“督办和局”，然后仓皇逃往承德，京城大臣也走避一空。奕訢受命为钦差大臣以后一直不与外国人见面，只是派恒祺等人往来交涉和传递消息，因而英、法侵略者无法直接向他施加压力。谈判中，英、法强硬要求清政府立即交出被俘的巴夏礼等，而奕訢等则要求英、法先行退兵。至10月初，双方一无进展。

10月5日，英法联军闻听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为了向奕訢拒不交还人质施加报复和压力，下令攻击圆明园。僧格林沁部在海淀进行了短暂而无力的抵抗后，随即退走。

同日，奕訢下令，命恒祺去通知巴夏礼等人质将被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宣告中国决心死战。但是，巴夏礼等写完遗书时，又接到通知改于10月6日处死，以等待进一步的交涉结果。这场戏完全是奕訢导演的，不啻是一个大玩笑。也是同日，奕訢向英、法联军发出紧急照会，指责英、法联军进攻圆明园，并声明三日后举行谈判，并交还人质。直到这时，奕訢才怀疑手中人质是否真具有价值。其实，这张王牌毫无意义。

10月6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以清政府扣押人质为借口，疯狂地施加报复，动用了3500名英国士兵进攻圆明园。英军大肆劫掠珍藏于园中的无数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且放火焚烧了这座清朝经营了百余年之久的皇家园林。

10月7日，已离开京城、暂居万寿寺的奕訢，遥望着从圆明园升起的浓烟，失落、痛苦、悔恨一同袭来。这时，奕訢已经完全明白了，人质是卡在喉中的刺，必须毫不犹豫地吐出去。这些人质不仅对议和没有任何积极帮助，反而成为英、法联军施行暴虐的借口。是该结束用人质来与英法联军进行周旋、谈判的时候了。

10月8日，在热河的咸丰帝下令不许释放人质之前一小时，奕訢当机立断，派恒祺护送巴夏礼等人质出城，以避免英法联军报复行动继续扩大。但是，奕訢送还人质后，对议和的前途更感到失望，便退出万寿寺，暂留在卢沟桥，等待时局的变化。

奕訢的失望是有理由的。被载垣扣押的39名人质，其中英人26人，法人13人，而生还的只有18人，其中英人生还13人，法人5人。其余的一半人质，因衙役施刑而死于狱中。

奕訢送还了巴夏礼等人质，已经没有交易的筹码了，只有等待着英法联军的发落，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10月1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联军

在 10 月 13 日上午入城。13 日中午，在恒祺的威逼之下，守城官兵如期让出安定门。额尔金、葛蜀、巴夏礼、威妥玛等率英法联军，耀武扬威地分四批入城，并将联军司令部设在国子监。令人痛心的是，在英法联军列队入城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居民观者如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军队凭借武力，整装开进中国的都城，在新奇和惊讶中，暴露出清朝的一片麻木景象。

英、法方面入城后，10 月 17 日再次向奕？发出照会，要求增加恤银 50 万两，限三日内回复，五日后缴送现银，6 日后画押签约。

此时，英法联军得知半数人质已死亡，不由大怒起来。为了报复清政府虐待人质，逼迫奕？迅速签约，10 月 18 日，额尔金下令彻底焚掠圆明园。3500 名英法联军涌入园内大肆掠劫，放火焚烧。前次劫焚之后所剩的财物、建筑，再经此次劫焚之后，这座世界上最大、最精美的皇家园林，变成了一片废墟。

10 月 18 日，侵略者以所谓巴夏礼等英、法俘虏曾在圆明园受到虐待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的一个师和骑兵的大半部分共 3500 人开赴圆明园，开始有计划的焚园行动。随军牧师马卡吉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暴行的经过：“命令发下后，不久便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地升腾上来。”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黢黑，遮

天蔽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奐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我们进行时忽略的那些外国的建筑，也都一齐架火燃烧。现在所仅存的，就是那座正大光明殿，因为军队们驻扎其中。”时已三点钟，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之间，就找到了燃烧的材料，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使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地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屋顶在火焰中已经燃烧了一些时候，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扑通一响，震心骇目，原来是屋顶倒塌下来了。于是园门和那些小屋，也一个不留，一间不留，这所算做世界上最宏伟美丽的宫殿的圆明园，绝不留下一点痕迹”。

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火光熊熊地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日的行幸住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驻扎的营盘，蜿蜒蜒蜒，至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

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天上之园”，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毁于一炬，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瓦砾，一处处灰窆。园内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文源阁也葬身火

海,片纸无存。

焚掠圆明园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英法侵略者的暴行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而且也为世界上的一切正直人士所不齿。

1861年,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圆明园)。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者原来可以成为强盗。胜利者把夏宫的全部财富盗窃一空,并把抢来的东西全都瓜分掉。”

“……我们教堂的所有财富加起来也无法和这一东方巨大的、且又漂亮的博物馆相比较。在那里不仅藏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金银制品。真是战功赫赫,且又横财发了一票!一个胜利者把腰包塞满,另一个赶紧效法把箱子全都装得饱鼓鼓;两个人手挽着手,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雨果的话,代表了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对英法侵略者暴行的公正审判。

1860年10月10日,联军向清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限于13日正午前交出安定门。北京守城大臣庆惠、团防大臣周祖培向联军屈服。13日,联军占领了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内。16日,奕?再次收到

英国方面的最后通牒，要求付给英国恤银 30 万两，限于 23 日交付，付清后即于次日签订《北京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通牒限奕？于 20 日上午 10 时前以书面答复。奕？完全接受了英、法的条件，于 22 日付给英国恤银 30 万两，付给法国恤银 20 万两。但英使收到恤银后，突然又增加要求，逼迫奕？同意将割让九龙司、准许华民出国、《北京条约》签订后须明降谕旨宣布这三条纳入《北京条约》。奕？畏敌如虎，担心“一经驳议，难保不借生事端”，遂又全部接受。于是，10 月 24 日下午中、英于礼部大堂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中英《北京条约》共 9 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1858 年秋大学士桂良等与英专使额尔金所达成的英公使暂不驻京的谅解无效；英公使是否驻京由英国决定。

二、赔偿英国军费 600 万两和英商的损失 200 万两，占领天津、大沽、登州、北海、广州等处英军，俟赔款交清时方才撤离。

三、中英《北京条约》须明降谕旨宣布。

四、凡有情愿出国做工之华民，“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

五、割让广东“九龙司地方一区。”

六、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中英《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使英国得以再次割占中国领土，勒索大笔赔款，而且确认了英国公使驻京的权利，使英国获得了得以在北京就近影响、控制清政府的据点，并使英国商人得以在通往中国北部内陆的咽喉要地、驻北京只有咫尺之遥的天津立足。同时，中英《北京条约》准许华工出洋的条款，也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外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的“猪仔贸易”合法化，以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穷苦百姓像牲口一样被装上海船，有的惨死于中途，剩下的则在到达目的地后被殖民主义者像奴隶一样地役使，做牛做马。

10月25日，中、法于礼部大堂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中法《北京条约》共10款，其主要内容是：

一、赔偿法国白银800万两 赔款交清后，法军退出所占之地。

二、由清帝发布上谕颁示天下：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三、中法《天津条约》互换后，清朝皇帝应于即日降谕：“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

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无禁阻。”

四、《北京条约》签订后,应立即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五、中法《天津条约》所订船钞,150吨以上者,每吨自交纳白银5钱减为4钱,以下者每吨由2钱减为1钱。

中法《北京条约》使法国获得了大笔赔款,为法国商人开辟了新的通商口岸,也使法国殖民主义者掠夺华工合法化。中法《北京条约》对于传教的规定又最为周密,为天主教会夺获的特权最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传教士进行不法活动有了种种便利。其中关于发还从前所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产业的规定,以及以翻译身分参加了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的“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为其后传教士强租、强买、强夺中国人民产业大开方便之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气焰嚣张,横行乡里,不法之徒托庇于教会而四处骚扰滋事,清政府官员却往往只有阿谀屈从。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教案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以往,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条约的有关条款危害之烈。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更加扩大了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

“太上皇”进驻北京

《北京条约》签定后，外国列强以公使的身份进驻北京，自此之后，使馆便成为列强勾结清政府，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大本营。

《北京条约》签定后，英、法两国便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开始进驻北京。

1860 年 12 月 12 日，英国人首先来到前门以东至崇文门内马路西、户部街以东的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一条东西大街即东交民巷。东交民巷两端各有栅栏，每夜上更后关闭，第二天黎明开启。巷的中段靠御河桥一带，曾有“迎宾馆”，是清乾隆、嘉庆时期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当时，清政府不许洋人常驻，一般以 46 天为限。

但如今时代变了，英国人此时来到这里，是要选一块永居之地。他们选来选去，选中了东交民巷北侧、御河西岸的梁公府。梁公府原是康熙皇帝第七子淳王允祐的王府，后改为梁公府。英国人将此府作为使馆驻地，以每年 1000 两银子租用。后来负责外交事务的奕訢答应英国公使普鲁斯，以“该府修理工程甚巨”为由，将头两年的 2000 两租金扣下作为

修缮费。英国公使馆的建立，开洋人公使进驻北京的先河。1861年3月26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正式驻进了英使馆。

在英国公使进驻北京之后，法国人来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涉公使进驻京师事宜。

法国人开始选中与英国使馆隔条御河相望的肃王府。肃王府较梁公府更为宏伟壮丽，面积不相上下，是清朝开国八大功臣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邸。奕？在奏章中写道：“臣等窃思亲王府第，究竟有关体制”，故“未经允准”。后来奕？与崇厚、崇纶再三商量，选定了东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纯公府。

纯公府在台基厂南口，东交民巷路北，在后来的德国使馆斜对面，奕？说：“连日筹商，勘有东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查景崇曾获咎，例不准居府第，早经迁徙，其袭爵之纯堪，现未在京，且闻另有居私宅，是以历久无人居住，间多塌损。”那么怎么办呢？清政府来修理；同时还“准予景崇府西花园空地内，该国自盖房屋。”当法国人选中纯公府时，府中主人纯堪还在遵化东陵守陵呢！1861年春，公府修葺一新，房屋也换了新主人。3月25日，法国首任公使布尔布隆进驻了法使馆。

俄国也派来了公使，他们驻进东交民巷北侧，御河西，英使馆西南的原俄罗斯馆。俄罗斯馆建于康熙年间，陆路交通比水路方便。俄国商人较早地来到北京，人数比较多。因此在顺治年间，沙俄派遣使

节来京，要求互市。到了康熙初年，俄国商人不断来京洽谈商务，并经常有人来京学习汉文、满文及喇嘛经典，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会同南馆。1693年，俄国使臣来京议谈“获准通商”，明确规定俄国商队限制来京总人数为200人以内，每3年一次到北京，寓俄罗斯馆。这是外国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专供其国人居住的馆所，也就是俄使馆前身。1827年，俄国正式派遣教士来京，按照协议规定，在俄罗斯馆内建造起东正教堂，这也是东交民巷内第一所外国教堂。

1862年，美国公使也来了。他们进驻美国使馆，使馆位于东交民巷路南，御河西，俄国使馆对面，占地比较大。

同年，德国公使也进驻德国使馆，使馆在东交民巷路南，洪昌胡同西。

1866年以后，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公使纷沓而来，进驻该国公使馆。这些使馆都设在东交民巷内使馆区。

东交民巷建立使馆，是外国侵略者对华的侵略行径。因为这种外交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的，建立使馆的目的是在于驾驭清政府，成为清皇朝的“太上皇”。自此以后，东交民巷便成为外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大本营。

他们来了，他们驻进了北京，那他们在北京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与他们密切相

关：一是勾结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1月21日，奕?奏请酌议借外国兵力助攻太平军。他在奏章上写道：“见以俄酋伊格那提业福既有此请，而法夷曾论及剿贼之事，或可借其力以为救急之方。”还说：“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约酋派船助剿。”若该酋等能派陆兵由陆路会剿”，不但“发逆可除，即土匪亦不敢窃发”。二是协助策划辛酉政变。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遗诏幼子载淳继位，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辅佐幼帝。定次年改元“祺祥”。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为夺取最高统治权，策动东宫慈安太后，并联合受外国侵略者支持的恭亲王奕?，密谋政变。11月1日，慈禧偕载淳回京，加紧部署。2日发动政变，将载垣等八大臣扭获拿问。慈禧等在拟议此八人的十大罪状中，把“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作为一大重要罪状’。

侵略者为了加紧经济侵略和就近控制清政府，于1865年将由英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到东交民巷台基厂路西。从此，总税务司赫德成了清皇朝中央政府的‘洋务顾问’，一干就是48年。

48年，多么漫长的年头，多么大的耻辱！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0 年 8 月 16 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强盗们在古城恣意焚毁、杀戮、淫虐、劫掠，古老的都城再次蒙受列强的残酷蹂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7 月 14 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在进军北京的日期和统帅人选问题上经一番争吵后，联军决定 8 月 4 日为进攻北京的日期，由各国司令官每晚例会来决定军事行动。

8 月 4 日，日军 8000 名、俄军 4800 名、英军 3000 名、美军 2000 余名、德军 1700 名、法军 400 名、意大利和奥地利军 100 多名，共约 2 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北犯。一路由日、英、美三国军队担任右翼，沿运河西岸前进；一路由俄、法、意、奥四国军队担任左翼，沿运河东岸行进。

天津陷落后，清政府为阻止八国联军沿北运河北上进攻北京，命令清军各防营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进入临战状态。防守北仓的清军主要是从天津撤退的马玉崑部 1 万余人。马玉崑在北仓以南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在要隘处埋设地雷，构筑火炮阵地，并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广阔地段。防

守杨村的是宋庆率领的清军 5000 人。宋庆命其部下跨北运河构筑 10 里长的墙垒，并在运河中沉大船，以堵塞水道。

8 月 5 日凌晨，联军左翼以日军为主力进攻北仓，清军和义和团奋起抵抗。战斗进行了 4 个小时，终因力量悬殊，清军溃败撤退，第一道防线被联军突破。接着，联军一部进攻第二道防线，他们绕道 10 余里从侧翼进攻。义和团和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北仓失守。6 日，联军从东、西、南三路进攻杨村，宋庆率部稍事抵抗即便溃散，杨村失守。驻扎在蔡村的直隶总督裕禄以兵败引咎自尽。8 日，原山东巡抚李秉衡率领清军和义和团民抵达河西务御敌。李是在北仓、杨村失陷前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武卫军军务大臣的。北仓、杨村失陷后，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向侵略者乞求议和。9 日，联军进犯河西务，李秉衡督军阻击。但由于清军刚刚抵达，防御尚未就绪，再加上清政府乞和停战，军心涣散，清军不战自逃，河西务失守。10 日，李秉衡退往通州张家湾。11 日，联军逼近张家湾，李秉衡吞金自杀。12 日，联军占领通州，直逼北京城下。

联军各国军队分别由各个城门攻打北京。其时，驻集在北京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有七八万人，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 25 营驻守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荣禄率武卫中军 30 营驻守西华门和棋盘街；八旗绿 2 万余人驻守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奕劻